



## 走过青春

### “我的第二故乡”——北京知青回延安掠影



● 久别重逢



● 千言万语道不尽



● 敬老院里留个影



● 贝郊村的全家福

## 取水

杨起洁

我拔去木桶的塞子，把桶放入池中，随着一串串气泡冲出水面，木桶很快就被灌满了水。我两手紧握桶把，吃力地将木桶拖出水面，并排放在池边，赶紧吆喝毛驴。

建发子帮我料理停当，赶着他那驮水的驴上坡了。

“杨老师，天阴了，快走！”建发子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。

我抬头望天空，刚才太阳高照，此时阴云密布，铜钱大的雨点开始落下。在坡道上行走了一半路程的时候，我慌了。雨要下起来，坡道路滑，万一滑倒，人就会像南瓜一样被冲走，直至冲进黄

河。此时，雨越下越大。离河畔还有二三十米的距离，毛驴打滑，汗水雨水在我的脸上流淌。

这时，建发子一下蹦在了我面前。“杨老师，我在前边拉驴，你在后边推驴，能快些上坡。”说着便大声吆喝起来。

顿时，雨水顺着坡道流下来。我们的鞋沾满了胶泥，好似千斤重，抬脚行走十分困难。

我俩吆喝驴的声音已经变了调。“快到坡顶了！”我一抬头，真的只剩几

步就到坡顶，可大雨劈头盖脸打了下来。毛驴似乎也看到了希望，向坡顶冲去。我终于松了口气。这时候，建发子和毛驴全被雨水浇透了。

“学生娃，快到我家避雨。”住在塬畔的杨世俭招呼着。

“这雨下得猛，降水量很大。再晚一步，你们俩就会被冲进黄河喂鳖了。真险，你们捡了一条命。”我坐在他家的炕沿上，擦去脸上的水，心还在扑腾。

推开窑门远望，电闪雷鸣，倾盆大雨铺天盖地。对面围墙山坡看不见了，只有一张不透风的雨帘。

## 小知青“老太太”

王明毅

“老太太”是贾永光的绰号。刚下农村那年他17岁，是队知青中年龄最小的一个，又瘦又高，像根豆芽。四个男知青数他最瘦弱，干什么都是慢腾腾的，走起路来迈着大八字脚，一走一晃悠，上山下山手里总拄着根树杈当拐杖。

“老太太”是个十足的孩子。知青小朱拿他开玩笑，挖苦他的瘦弱说：“老太太放个屁，都得搂着电线杆子喘半天气。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，他自己也跟着笑得前仰后合。“老太太”的父母是北京某部委的干部，听说级别还不低，那会儿他们的日子正不好过。刚进村的时候，“老太太”的一身行头都是崭新的，一个新买的帆布箱子里也装满了新买的衣物和日用品。

我和“老太太”同住一孔窑洞，睡在一个炕上。他洗脸只是用湿毛巾在脸上抹几把，脖子、耳朵根从来都不洗，手也不洗。没过多久，他的脖子就黑得像车轴，一双手伸出来像鸡爪子一样又黑又粗。有一次，在沟里干活，休息的时候，大伙儿坐在地边上闲聊，“老太太”解开衣服提起“革命虫（虱子）”，我见他那衬衣领子黑得发亮，收工后就逼他换衣服。他换了衣服，把脏衬衣泡在脸盆里说：“明天再洗吧，今天太累了。”第二天一忙，我就把这事忘了。过了好多天，窑洞里发出一股臭味。仔细一找，原来是“老太太”泡的那盆脏衬衣里发出来的。我逼他立刻去洗，他还在推三推四。我发火了：“再不洗，我就把这臭衣服扔到山沟里去。”我伸手去提那衬衣，谁知那衣服已经沤成了烂布条了，他只好自己把那堆烂衣服扔到窑洞前的山沟里去了。他那箱子的新衣服，很快就落了个同样的下场。

还没到冬天，“老太太”就光着身子穿起棉衣棉裤了。不久，棉衣的扣子也掉光了，就用麻绳一系，袜子也没有，光着脚穿

解放鞋。一天，“老太太”收到家里寄来的一双新棉鞋，就把那双八成新的解放鞋送给村里一个老单身汉。他说，这个贫农身边没有亲人挺可怜的。没过多久，轮到“老太太”在家生火做饭时，他把新棉鞋烧了个大窟窿，脚后跟都露在外面，根本没法穿了。他不好意思向那位老贫农要回解放鞋，只好又找根麻绳把破棉鞋和脚缠在一起去干活。

冬闲之后，大家都打算回北京探亲，纷纷给家里写信要钱。“老太太”收到家里寄来路费的那天，一早就去赶“会（集）”。傍晚回来之后，一连几天也没提回北京的事。小周告诉我，他把钱都快吃光了。原来他收到钱，就在赶会的时候猛“撮”了一顿，买回不少罐头和点心，还跑到老乡家里去买鸡蛋吃。我听了之后又好气又好笑，却又不好当面说他。

那天，队里派我们下沟里去修公路，只见他脖子上挂着个行军壶，一会儿就扬起脖子喝一口，然后又舔舔壶口，抹抹嘴，不知在喝啥。

休息时，他凑到我身边小声对我说：“来一口，蜂蜜”

“哪儿来的？”

“老乡家买的。”我推开他的手问他：“你家寄来的钱还剩下多少？”他眨了眨眼说：“没了。”我望着他那越来越瘦的脸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，可他却像没事人一样，走到一边喝他的蜂蜜去了。收工的时候大家都很累，走在最后面的“老太太”，慢腾腾地迈着八字步，吊在他脖子上的壶来回晃荡着。

窑洞里的四个知青探亲走了三个，只剩他一个，他连饭也懒得做了。知青做饭也真不易，队里分给我们的玉米棒子，要做糊糊和窝头，就得到队里去借驴，然后用大石磨磨成面。别说“老太太”了，就是我这个比他岁数大、身体比他壮的人也困

难。一天中午，“老太太”左思右想，走到队长家门前，在那里犹犹豫豫地晃来晃去。队长从门里看见了他，就喊了一声：“永光，有事吗？吃了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“老太太”怯生生地应着。

“没吃？那就在这里吃点吧。”队长又客气了一句。

“哎。”“老太太”应声后，赶忙进窑上炕吃了起来。

如此又混了几顿后，队长的问话换了：“永光，还没吃呐？”

“没呐。”

“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不回去吃？”

“老太太”只好收回跨进门的脚。

实在饿得扛不住了，他就把一堆老玉米棒子放在锅里煮，煮熟了啃着吃。那锅玉米棒子让他足足啃了一个多星期，但只有头一顿是热的。

知青们陆续都走了，有的病退回了北京，有的走后当了兵，还有的招了工，村里只剩下“老太太”一个知青。

那天，招了工的蒋玉莹约了几个同伴回村去看望“老太太”，“老太太”高兴得很。他把大家迎进窑洞后，自己跑出去好一阵子，提了一包点心回来，非要请大家吃。蒋玉莹说：“我们才吃过饭，你自己吃吧。”听了这话，“老太太”也没客气，立即打开礼包，当着大家的面就狼吞虎咽起来，连水也没喝一口，不一会儿，那包点心便被他一扫而光。

大家坐在冰凉的炕上看着他，“老太太”滔滔不绝地给女生们讲起了神秘的“一绣花鞋”，讲有关“9·13事件”的小道消息，讲他想去当兵的愿望……他来回走着，挥手比画着，瘦瘦的长影子映在窑洞的墙上晃来晃去，看着他那长长的头发、黑瘦的脸和那一身破烂的衣服，小蒋忍不住抽泣起来。“老太太”愣了一下，慢慢也流了眼泪，后来他哭出了声。

## 难忘的小路

李连科

人这一辈子要走很多路，我也是。年头久了，走过的很多路也忘却了，可有一条小路却已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，印在我的脑海里，那就是我插队时走过的一条小路。

这是一条极其普通的小路，这也是我在北教场村插队时走得最多的一条小路，这里曾留下过我无数的足迹和美好的回忆。每当我看到这条熟悉的小路，我的心情就格外激动，我仿佛又回到50年前生活过的那个小山村。看到这山，这水，这草，这木，还有这条弯弯曲曲的小路，就倍感亲切……

那是1969年的下半年，在山上居住的大队书记王明德家有一孔闲置的窑洞，我们三个知青就搬到这孔窑洞中居住。从此我们便与这条小路结下了不解之缘，上工、下工，生产队开会、去县城赶集，都要经过这条小路。

那时，王明德老人是大队书记，他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，加上我们三人，一共十口。我们在他家的窑洞中住了将近一年。我们与这家人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，俨然是家人，真正做到了“与贫下中农相结合”。王书记的媳妇（我们称呼为大妈）负责为我们全家人做饭。当时农村条件很艰苦，老乡的生活都很困难，一日三餐中，大家都是早上吃玉米面馍，喝小米稀饭；中午一顿杂面条，晚饭仍然是玉米面馍，喝小米稀饭。天天如此，一成不变。当时大家都很穷，能填饱肚子就已经很不错了。唯一能改善生活的就是吃点豆腐。做豆腐要自己泡黄豆，磨豆子，点卤。刚做出的豆腐嫩嫩的，白白的，味道好极了。我们拌着吃，炒着吃，做汤吃。多少年过去了，走过那么多地方，也吃过无数次豆腐，可就是觉得哪里的豆腐也没有我们在陕北自己做的豆腐

好吃。

麦收时，我们用韭菜和豆腐做馅，用新麦子磨面，包饺子吃。这在当时的陕北是最好的吃食了。在北京，我从未吃过用豆腐做馅的饺子，可在这儿，豆腐饺子香极了。韭菜是我们自己种的，豆腐是现做的，面是刚刚磨的，你上哪儿去找这么新鲜的食材？以至我回北京后，时不时就包一顿这种馅的饺子。

我们和王明德一家相处得很好，大妈、大叔把我们当作他们自己的孩子对待。我们也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。那时候虽然条件艰苦，我们甚至吃过豆腐渣、麸子和野菜，但我们从没挨过饿。大叔的大女儿芳玲和大儿子茂林和我们岁数相仿，一个在县里上高中，一个上初中，一个星期回来一次。茂林除了上学，家里的很多活都是他干，我就是跟他学会了劈柴。

在这条小路的尽头，有一山泉，水质很好，我们就喝这山泉水。大妈做饭，从不让我们帮忙，每当做一点好吃的，总是先让我们吃。我们和这家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。

离别村子42年后，我分别于2012年、2013年和2014年三次回村看望他们，大叔、大妈已经都是80多岁的老人了，但身体很硬朗，精神矍铄。我们曾经居住的院落早已废弃了，山上的人都搬到了山下住进了楼房，可大叔仍在我们曾经住的窑洞里种了许多菜，丰收之后，若是吃不完，还拿到市场去卖。

2014年回村，临走的时候，我对大叔说我会再回来看望他老人家。可是天不遂人愿，大叔于2016年10月突然去世，很是遗憾。回想当初我们来农村的时候，他才38岁。他从合作社起就是我们的大队书记，我们村在县里也一直是个模范

村，这和他的领导是分不开的。回想起与他老人家在一起的那些个日日夜夜，真的十分怀念。

他人缘很好，担任大队书记那么多年，乡亲们对他都很尊敬。1970年我们回家探亲，当时洛河上还没有桥，需要蹚水过河。我爱人晕水，是大叔把她背过河的。那一幕至今仍浮现在我的脑海中。2012年、2013年、2014年三次回村，我几乎天天和他见面，要么我去他居住的小院找他，要么他到我住的宾馆来找我，我们爷俩一聊就是半晌。我每次回京，他都要送我一袋黄豆、一袋小米，我明白这是他让我记住我们曾经在一起生活的日子。是他记住我们知青最困难的时候收留了我们，又是他把我送进工厂的，如今斯人已去，让我如何不想他！

2013年，我们北京知青集体返队，他把我们邀请到他的家中，像当年一样做了一顿有陕北特色的饭。豆包、炸油糕、玉米面摊黄还有地耳包子，让我们不但大饱眼福，也大了口福。

那条小路也见证着我和爱人的爱情，我们相识在陕北插队期间，插队不在一个村。曾多少回，她沿着这条小路上山来找我“约会”，我也在小路的尽头“翘首以盼”，等着她的到来。这条小路记载着我们满满的幸福……

人这一辈子会走过很多路。路走得多了，时间久了，你也许记不清自己都曾走过什么路，走过哪条路。唯有这条小路让我如此牵肠挂肚，如此念念不忘，如此恋恋不舍。每一次回村，我都要沿着这条小路上山，每一次行走在一条小路上，我都会找回曾经的感觉。

难忘这条小路！